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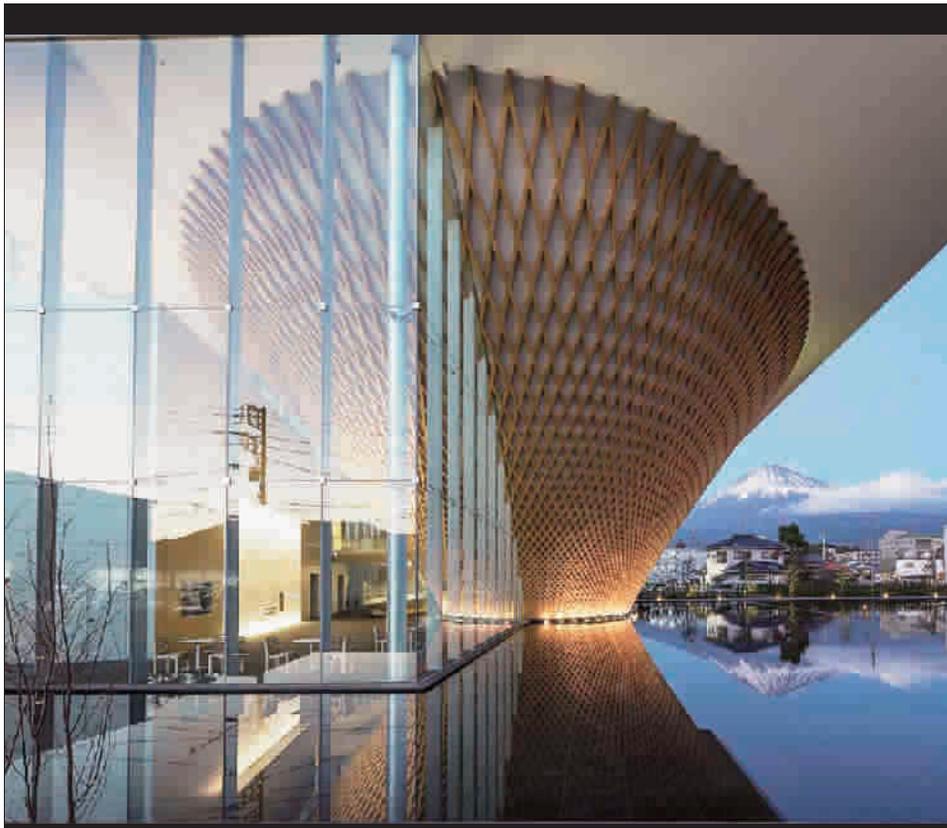
国家艺术杂志

本报副刊部主编 2018年9月11日 星期二 第804期

新民晚报

首席编辑:吴南瑶 视觉设计:戚黎明 编辑邮箱:xmss@xmwb.com.cn

25



富士山世界遗产中心



汶川地震之后,为地震中倒塌的学校搭建临时教室。



且以深情寄苍穹:建筑界的侠义仁心

◆ 陈琳

事实上,这不是坂茂第一次带着作品“空降”魔都。了解坂茂建筑风格的人都知道,由他领衔搭建的装置,在之后的特殊时刻很可能会派上大用场,比如为赈灾搭建临时的庇护所,比如在资源相对匮乏的环境中尽可能改善人们生活窘迫的现状。

在建筑界,坂茂以敢大胆使用最廉价、最脆弱的材料而闻名。对于坂茂来说,社会责任意味着使用一些建筑材料,像硬纸管、竹子、泥砖和橡胶树。这些材料不仅容易得到,而且便宜,可以循环使用。他很早就提出用传真纸筒芯代替钢筋水泥的想法,并将其变成现实。

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之后,他就尝试用纸管为受灾的越南难民搭建临时住宅。纸管不仅价格便宜,而且便于搭建和拆卸,同时,其凭借良好的隔热性能帮助人们应对酷暑寒冬。坂茂在啤酒箱里装入沙袋,作为建筑的地基,以帐篷膜作为建筑的天花板,这让纸管建筑在兼顾的同时也呈现出独特的美学特征,无论是外观还是其内部,都是亮丽的风景。之后,从厄瓜多尔灾区到尼泊尔地震灾区,以及新西兰基督城的地震之后的临时教室搭建,坂茂的手笔不断出现在全球各个赈灾现场。

2008年5月,在四川汶川地震之后,受成都市成华区教育局的委托,坂茂及其团队再度利用了价格便宜又可循环、可重复利用、在当地唾手可得的纸管,为地震中倒塌的学校搭建临时教室。彼时,120名中国和日本的学生志愿者利用暑假时间,建成了包括了9间教室在内的3栋校舍。这不仅是中国首次使用纸管营造建筑,也是当地最早建成的救灾校舍。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之后,坂茂和他的团队再次来到中国,用纸管搭起了临时的保育院。

久而久之,坂茂有了建筑界“怪侠”的美誉。其实,坂茂之所以能在2014年斩获普利兹克建筑奖,和他身为建筑界“侠义仁心”的代表不无关系。

就地取材,用中国盛产的竹制地板为主材,设计制造出高达3米以上,直径10米以上的圆形穹顶装置,普利兹克建筑奖(2014)获得者、建筑大师坂茂将在2018中国室内设计周暨上海国际室内设计节上亮相的新作,格外受人瞩目。

在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的设计创意学院前的空地上,一个庞大的穹顶装置刚由中日两国学生共同搭建而成,每一块竹板通过板上四个钻孔上的螺钉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互承结构,以此为基础构件,营造出具有弧度的穹顶结构。整个装置不乏尊崇传统工艺的意味,更值得关注的是其设计者赋予其的“侠义仁心”。

以建筑慰藉困顿

“建筑如果只是为了商业目的,即便是混凝土建造的,也是非常临时的。而如果能够受到人们的喜爱,抚慰人们的心灵,即便它是纸管建筑,也可以是永恒的。”坂茂的建筑设计理念具有强烈的本土色彩,被普奖发掘后得以蜚声国际;还有一种是像日本建筑师伊东丰雄那样,“排队”多年,连其徒弟妹岛都和老师先捧得大奖,在银牙咬碎之后才得以梦想成真。

但很明显,坂茂不属于这其中任何一个类型。一方面,他为城市的开发者服务,捉刀诸如巴黎音乐厅、富士山世界遗产中心、蓬皮杜艺术中心扩建项目这样的传统意义上的大型公共建筑。而另一方面,他用一种类似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侠义精神,通过自己的建筑作品,为处于困顿中的人们带去身心的慰藉。

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导致200多万人流离失所。坂茂了解到当地灾民悲惨窘迫的生活,便自动请缨,向联合国难民事务官员提议要硬纸管建造收容所建筑。该提议受到官员的重视,坂茂被聘任为顾问。平淡无奇硬纸管在坂茂的手中变成了一种神奇的建筑材料。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坂茂与其团队在50多个避难所用纸管搭建了1800个隔间,让举家搬入居住的受灾家庭有了更多的隐私,在资源有极大限制的情况下,改善了入驻避难所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

用建筑为劫后余生的人们带来心灵上的抚慰,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11年新西兰坎特伯雷地震过后,坂茂在当地设计建造了色彩斑斓的纸板教堂的例子。坂茂用硬纸筒拼搭,以混凝土作为基座,用集装箱支撑墙面,在两端的墙上镶嵌彩色玻璃,由此,预期寿命达到50年的纸管建筑暂时替代了毁于地震的哥特式大教堂。彼时,这个“临时”教堂不仅成为灾后人们的临时庇护所,也为他们提供精神家园,人们在这里祷告、举行婚礼,为灾后的生活重新树立信心和希望。之后,新的教堂建成,坂茂的“临时”教堂被移到了中国台湾的花莲,状态仍完好无损。

“人们都以为纸是很脆弱的材料,但地震中,水泥建筑容易倒塌,反而是纸筒建造的房子很坚固。建筑师关注的重点应该是选择正确的材料,用于正确的位置。”坂茂笑称,“你们在博物馆里见过留存几百年的纸书,但应该没有见过几百年的钢筋水泥吧?纸是可以永久存在的。”

主张“建筑为人民”

坂茂被称为建筑界的“怪侠”,不仅是因为其擅长于打造赈灾建筑,更在于他一直在以反叛的姿态探索着建筑的全新面貌和各种新的可能。他曾大肆抨击建筑成为权力的附庸物和体现形式,常年游离于传统的商业建筑体系之外。

承袭美国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和库珀联盟的实验精神,初出茅庐的坂茂以策展起步,在芬兰阿尔瓦·阿尔托的家具展上,他的纸制结构建筑初具雏形。彼时,在坂茂看来,日本现代建筑大量使用钢铁、混凝土,实际上是在阻碍日本原有建筑风格历史的传承和延续。所以,他另辟蹊径,将探索“不可能”的材料作为自己建筑设计之旅的开端。

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上,坂茂设计的日本馆完全采用再生纸打造,其拱筒形主厅由交织成网状的纸筒组成,并用织物和纸膜进行内外部围护。在长达半年的世博会举办期间,日本馆经历了烈日暴晒和刮风下雨,既很好的完成热量阻隔也不曾漏雨,让全世界对坂茂和他的纸质建筑刮目相看。有意思的是,最终日本馆在拆卸后运回了日本,并制成小学生的练习本再次循环使用。用建筑评论人马卫东的话来说,建筑设计如其人,坂茂的建筑理念有着非常“天真”、纯粹的一面。

对于在中国建筑设计界而言,坂茂也不是陌生面孔。2001年,长城脚下的公社项目邀请十二位国际知名建筑师参与营造项目,其中就包括坂茂的作品。此时,他已经率先重新发掘竹材在建筑中的价值。此项目被业界视为将中国建筑推上国际舞台的重要事件。之后,他成为了普利兹克建筑奖的评委会成员。

正是通过大量充满“侠义仁心”的实践,坂茂到了他理想的建筑模型:“建筑师都希望打造永恒的建筑,真正的永恒建筑只存在于使用它们的人们的记忆之中。建筑属于人民。”